

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 in a mountainous landscape. In the upper left,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pants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red cape is also leaping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lower left, a man in a dark purple robe is crouching, holding a sword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mountains, pine trees, and a river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.

# 三俠劍

11

张杰鑫  
著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. At the top left, a man in a light-colored robe is riding a horse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center, a woman in a dark, flowing robe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, possibly falling or leaping pose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stylized mountains and foliage. Two white rectangular boxes are placed over the illustration: one in the upper left and one in the lower center.

# 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11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---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---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 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元(全套12册)  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---

亏负你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做主，女子的身价，如外再多给你五百两，做为菊姑娘的孝敬，你看行不行。”鸨儿听了大喜，连连说道：“这是您恩施格外，我得谢谢诸位老爷呢。”彭勃说了声不客气。随笑问湛清：“贤弟，你听着怎么样？”湛清答道：“多谢大哥玉成，小弟自当遵命，银子现在就可以命人到舍下取去。”彭勃一摆手道：“银子一事大家既已商洽妥当，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带着菊姑娘走吧，早早离开这是非窝，银子随后送来就行，老板决不能不放心咱。”鸨儿忙答道：“行行行，迟几天都没有关系。”湛清道：“也用不着迟几天，我们湛家，可以命人送过来了，菊奴你赶紧收拾吧。”菊奴大喜，遂自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彭勃向湛清要过三十两银子，自己拿出二十两，凑成五十两纹银，当时赏与众伙计人等，命他们雇一辆车来，待菊奴收拾齐毕，便一同上车，鸨儿哭天抹泪的，直送出大门外。菊奴安慰着，应他事过之后，必来看视，这才洒泪而别。湛清携同菊奴回家，不在话下。这里彭爷等又坐了一会儿，等湛宅的从人把一千五百银子送来，彭勃跟鸨儿交待清楚了，这才辞出，众名士各自回家，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彭勃回到家中，就把这件事的经过，跟兄弟彭耀说了一遍，彭耀听了一皱眉，因道：“这件事以后我们可要格外留神。义父常说，那吴天龙，跟咱们冰炭不同炉，以往就是对兵不斗，现在既有了这种仇隙，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，我看最好把这件事禀明父亲跟义父，教老人家也好有个准备。彭勃摆摆手道：“先不要禀知二位老人家，我们可以留心打探，如果对方有了什么动静，再禀知老人家不迟。”彭耀听了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可是由现在起，我们就得时时刻刻留神了。”彭勃点了点头，哥儿俩又说了一会子闲话儿，这时天就黑了。彭勃吃过晚饭，因觉得精神疲乏，便早早在书房中安歇，就觉精神一迷离，耳边听得外面已交了三更，随翻了翻身，待要入梦，却听窗外嗖的一声，似夜行人纵跃，衣襟带动风声，因倏然惊醒，忙滚身爬起，撩帐帘往窗上看，只见在

窗上，有一个人影，正自侧耳往屋里听。彭爷心中一动，料必是天龙坞派遣来寻仇的，便微微呼吸，装着睡着光景。就见他听了一会儿，随转身来到门前，咯啷咯啷的拨门。彭爷便折身坐起来，轻轻起床，将被打卷儿，用衾被盖上，随由褥上，把宝剑掣出来，往右手一背，轻轻来到门前。只见上边儿的门插关，已经被他拨开，正着手拨动下边儿的插关，遂轻轻的又把上边儿的插上。那人把下边儿拨开了，用力一推门没开，心中自是纳闷，不禁嗯了一声，彭爷心中暗笑，只见他又把刀尖拿进来，往上一挑，觉得上边，还没拨开，遂又晃动手腕，咯啷咯啷的又拨下来，彭爷便不理他，因往门后一贴身，那人遂轻轻把门推开，掩身进来，两眼直勾勾的，只顾往床上看。彭爷留神一瞧，却是一个女子，通身上下，一身青衣裳，青绢帕罩着，露着雪白粉颈，手持一把明煌煌的尖刀，蹑手蹑脚的向床走去。彭爷心中纳闷，怎么派女人来行刺呢，真是自找其辱，想着便一声不响的，紧随在他的背后。那女子的全副精神，都贯注在床上，并没提防身后有人，来到床前，轻轻撩起帐帘儿，定睛观看，只见有一人在床上睡着，便把手中尖刀，高高一举照定床上恶狠狠的刺下。就听扑的一声，刺中之处，非常滑软，便觉得有些诧异，忙撩起被子，注目观看，哪里是人，却原来是一床被子，便知是上了当，不禁呀的一声。彭爷忍不住笑道：“你觉得奇怪不是。”那女子更是大惊失色，回身看见彭爷，仓促间举刀照定彭爷面门便刺。彭爷并不慌忙，见刀到了这，微往旁边一闪，一抬手吧的一把，就把女子的玉腕捋住，二指用力一扣他的脉门，喝了声撒手，女子就觉半身发麻，手儿不由己的张开，唵啷啷刀落在地。彭爷细一看那女子，玉一般的面庞，柳叶也似的眉毛，媚眼含娇，香腮带笑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樱桃，年纪也就在二十上下，真是我见犹怜。因不由心中纳了闷，遂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因何前来行刺，受何人主使，要你从实的讲。倘有半句虚言，你来看。”说着把右手宝剑一晃，指定女子的

胸膛，高喝道：“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女子望了望彭爷，吓的浑身立抖，忙答道：“彭老爷您别动手，我跟你说实话。”彭爷喝道：“从实讲来。”女子道：“我姓艾，我叫艾叶香，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被天龙坞的少庄主吴金涛逼为侍妾，现在又逼我来行刺你，不信您赶紧出去看，那吴金涛还在房上监视着呢。”彭爷一听，吴金涛在房上了，遂抛开女子，转身往外走，却不由心中一动，暗道，且慢着，他这不是金蝉脱壳计，把我支出去，他好逃走。又一想唉，一个女子我捉住他也无用，不如就此放他去吧。想着回头看了看他，便飞身纵出屋来，提气上房，留神观看，哪里有人人的踪迹。不由心中暗笑，还是脱身之计不是，放他走倒好，捉住他也是麻烦。想着微然沉了一会儿，才由房上跳下来，转身进屋，却是那女子，还在屋里站着，彭爷倒不禁一怔。遂道：“咦，你怎么还不逃走？”艾叶香悲声道：“我逃到哪里去，我得脱出他家就离了火坑，现在我若到别处去，难免被那厮捉回，惟有你能护庇我，望请您大发慈悲，救我这条可怜性命吧。”说着屈膝跪倒，呜呜痛哭。彭爷见了这般光景，仍是半信半疑，遂道：“你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艾叶香哭道：“你得答应救我，你若不点头，我至死也不能起来的。”彭爷一听，遂道：“你起来吧，我答应你就是。”艾叶香听了，这才站起身来道：“您既答应救我，我再报告您一件机密的事，吴金涛已派人到湛家去杀他们全家去了，你还得赶紧去救护，否则他的全家就不堪设想了。”彭爷大惊道：“你这话果真吗？”艾叶香忙答道：“当然是真，这种事我还说瞎话吗？”彭爷不由一跺脚道：“坏了，忘了他这招儿了。”说着转身要走。艾叶香忙道：“你且慢着，我跟你一同去好吗？”彭爷一想，把他放在这儿也不像话，跟着倒好，想着遂道：“很好，你可以快一点儿。”艾叶香答应，遂伏身把尖刀拾起，彭爷命他在前边儿走，自己随后跟着，出屋门飞身上房，跃脊登坡，离了卧虎庄，径奔宣化城来。

彭爷一看叶香的飞行术，比自己不弱，心中很是狐疑。良家女儿，焉有这般本领，不要是那吴金涛所定的什么计策吧，我可得格外留神。想到这里，心中便不着急，因只跟在他背后，以观其变。赶来到城下，互相爬下城来，突见城内，有一处火光冲天，细一辨认方向，正是湛清的家，不禁失声惊道：“哎呀，我们来晚了。”说着便也顾不得艾叶香，奋身跑下城来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使足了气力，一气儿跑到了湛家。只见湛家的仆从，众人乱烘烘的，正在忙着救火，彭爷遂跑了过去，高声喝问：“喂，怎么回事。”从人们一回头，见是彭爷，不禁大喜过望，遂道：“彭爷你来的正好，你快追去吧，有一贼人，把我们少爷跟新姨太太，都给架走了。”彭爷道：“呕，上哪边儿去了？走了有多大工夫？”从人答道：“向西走了，刚走不多会儿。”彭勃遂道：“好，待我追去。”说罢，遂伏身奔西门追来。到了城下一看，城门开了，知贼是砸开城门出去的。便也随后追出来，顺大道往前跑，追出足有二里多地，并不见贼的踪迹。彭爷正自纳闷，忽见前边有人影一晃，彭爷一惊，忙留神观看，只见那人已迎前跑来，细看不是别位，正是艾叶香，遂道：“唉，你做什么去了？”艾叶香忙答道：“我追贼去了，现在已然探听明白，你不要往下追了，他们没回天龙坞。”彭爷道：“呕，他们哪里去了？”艾叶香答道：“他们奔了这西南十八盘山了。”彭勃一听，遂道：“好，咱就向西南赶。”说着便转身向西南这股大道跑下来，女子在后跟着。跑出也就在五里多地，就看见前面的山了。

彭爷知道这十八盘山，有一贼人盘据着，吴金涛既然掳湛清夫妇到这里来，一定跟山上的贼人素有联络，我正好趁这机会把他们剿灭了，也省得貽害地方。想着因加紧前进，赶闯进了山口，就看前面的大寨门了，却是静悄悄的，连一个守门的人也没有。彭爷未免纳闷，因回头要问叶香，却并不见他。以为是自己跑的太紧，把他落在后边儿了，不由心中暗想，我若是不敢进去，等叶



香来到，岂不要被他耻笑我胆小吗？唉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倒要看看里边儿，是怎么个情形，想着便昂然的走进寨门。只见两旁有无数的房屋，却是黑糊糊的，静悄悄的，连一些声息也没有。彭爷迈步往里走，进二道寨门，进三道寨门，一直来到分赃厅，也是黑糊糊的，连一个人也没见着，彭爷纳闷，心说，莫非是一片空寨子吗？想着便飞身纵上厅房，到房脊上，留神往里看，却见后面有一座楼，里面有灯光射出，彭爷心中暗想，哦，人在这了。便跃脊登坡，飞行而来。到了近前，只见是一座很大的院子，却只有背面是五间楼，明着的楼梯，其余的都是平房，彭爷飞身一跃，由房上纵到楼栏里，伏身在隔扇下，侧耳细听，却并无声息。彭爷一皱眉，随往起一长身，伸舌尖舐破窗户纸，眇一目往里观看。只见这屋内，似女子的香闺，迎面有一张长条式的茶几，两边有两把椅子，在后边儿是暗间儿，门口挂着白绫子单帘儿，靠西墙有一座撮屏，屏前设着一张竹榻，在竹榻上半躺半坐，以手支头，斜卧一个女子，年纪也就是在二十上下，体态玲珑，青水脸儿，未施脂粉，天然的清秀，弯弯的眉儿，秋水一般的二目，必中必正，安着琼瑶似的鼻子，樱唇微绽，露着玉一般的银牙，乌黑的头发，却蓬松着，穿一件荷花色的短衫，下身盖着桃红色的被单儿，更显得的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彭爷不禁暗暗喝彩，觉得这个女子，实在是貌若天仙，世所罕见，谁又见过捧心的西子，这就是倾国倾城的佳丽，自己从有生以来，还没见过这样俊美的女子。但是，却非常疑惑，这样的女子，怎么却独自一人，住在山里呢，想着再留神看，还有两个丫头，站在竹榻前伺候着，全在十五六岁，也都生得非常华美。彭爷正看之间，忽见那女子霍的坐起来，眼望窗外，娇滴滴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呦，外边有人，是谁呀？你不必在那里窥视，只管大大方方的进来，有话自管说，有事尽管办，这么大的人，何必效鼠辈之行呢？”彭爷听了，吓了一跳，心说他这是说我吗？太奇怪了，他怎么知道我



在这儿呢？想着又听那女子说道：“你进来不进来，要是不敢进来，就赶紧离开这里？否则我可就要对你不住了。”彭爷一听，往各处看了看，心说这儿没有第二个人，一定是说我，我若是不敢进去，岂不被他耻笑，况且既来之则安之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何如人也。想着遂答话道：“休得出言无理，不才来也。”说着一伸手，把隔扇推开，昂然进来。女子一见了彭爷，忙把被单儿一撩，飘腿儿转过身来，上一眼下一眼，不住的打量彭爷，忽的嫣然一笑，款款的站起来。彭爷见他也是荷花的中衣，金莲窄小，穿着大红缎子弓鞋，更显得妩媚万分。自己却正颜厉色的，对着他一拱手道：“小姐请了。”女子微一笑，向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壮士请坐。”丫头便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放在榻前，彭爷也不客气，遂端然坐下。女子照旧又坐在竹榻上，含笑问道：“请问这位壮士，贵姓大名，深夜之间，来到敝寨，但不知意欲何为？”彭爷一摆手道：“你先别问，我且问你，有个吴金涛你认识不认识？”女子遂答道：“吴金涛，认识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彭爷道：“既然认识就好办了，现在他把我的朋友湛清夫妻二人，绑架到这里来了，请你急速把湛氏夫妻献出来，把吴金涛交与我，你不要被他的累，也免得伤了我两家的和气。”女子一皱眉道：“呕，原来如此，只是我并没得着此项报告，也许他们还没有到来，等他们来时，我一定把他们统统交与你。”彭爷遂答道：“你这是谎言，他们分明在你的山中，你怎么说没到呢？”女子正色道：“确实没有来，你怎么见得他们在我的山中呢？”彭爷遂道：“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他们在前头跑，我在后边儿赶，连我都到了，他们又焉能没来呢？”女子遂问道：“你是由哪里追来的？”彭爷遂答道：“由宣化城那儿。”女子眼珠儿转了转道：“由宣化至此，共有两趟道，但不知你走的明道，还是暗道？”彭爷摇头道：“什么明道暗道，我全不懂，我就知是顺大道。一直跑来的。”女子忙道：“那是明道，你追的时候，可看见他们的影儿了吗？”彭爷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我料他一定

是到这里来的。”女子听了点点头道：“他们一定是走了暗道了，明道九里，暗道十八里，相差一半的路程，自然是你先到，他们后到，可是差不多也快来了，你可以等一会儿，等他们来到，我一定要奉献上，请你放心。”彭爷一听，他说话很和平，因点了点头道：“多谢小姐。”女子一笑道：“不客气。请问壮士，贵姓大名。”彭爷遂答道：“在下姓彭名勃字奋夫。”女子听了眼珠儿转了转道：“彭奋夫，您住家可是在卧虎庄吗？”彭勃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在卧虎庄。”女子又道：“彭寿嵩是您什么人？”彭勃一抱拳道：“那是我之天伦。女子道：“玄豹山的邱二爷是您什么人？”彭勃道：“那是我之义父。”女子笑答道：“呕，原来是侠义之后，怪不得有此英伟体躯，失敬失敬。”彭爷心中暗想，看不出这个女子，对于我们爷儿们，倒知道很是详细，想着因默然无语。女子怔怔的望着他，半晌这才笑道：“你这个人太特别了，我问完了你，你怎么不问我呀？”彭爷也觉自己是失礼了，不禁笑道：“呕哎，我忽略了，请教小姐贵姓大名？”女子吓唬笑道：“我姓白，我的名子就是一个字雪，有个号儿叫映玉，就在本山居住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，就是我自己。”彭勃一听，白映玉这个名字，虽然没听说过，可是听人传言，这十八盘山，有个女盗，号叫白娘子，想来就是他了，因点了点头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白小姐，久仰久仰。”女子遂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请问彭先生，您今年贵庚呀？”彭勃答道：“二十四岁。”白映玉笑道：“哦，比我长五岁，今年我才十九岁。”彭爷一听，这都说不着，只得答应着：“呕，你才十九。”白雪笑答道：“可不是吗，长的老像一点儿，倒像二十七八的呢。”彭爷也顺口答音：“啊，像二十七八的。”女子一笑随道：“彭先生的令正夫人，一定长的少像。”彭爷忙摇摇头道：“哦，我还没有成亲呢。”女子遂道：“呕，您还没成家哪，想必是订下了。”彭勃摇头道：“也没有订。”白雪笑答道：“没订很好，现在我给你说一个媳妇，可不晓你乐意不乐意？”彭爷一听，早明白他的用意，料想这女子，决非正经人，

遂摇摇头道：“男子三十而娶，现在我才二十四岁，相差太远，等六年后再议吧。”白雪笑答道：“你可真是食古不化了，这个时候的人，有三十岁娶妻的吗？二十四岁，正是年纪。”彭爷摇摇头道：“不要不要，小姐不必费心。”女子听了笑了笑道：“你不乐意就算完了，咱再商量点事，你别回去了，可以不可以？”彭勃不解所谓，因问道：“什么别回去了？”白雪道：“现在咱们这山上，有五百多名弟兄，两家的寨主，都听我的调遣，我一个人智力有限，实在调动不过来，你何不留在此处，跟我们凑凑热闹，我情愿把大寨主的地位让给你，听你的指挥。”彭爷听了，一阵冷笑，慢吐口语的道：“那不是当贼吗，我是安善良民，焉能与你们这贼人为伍呢？”女子听他贼长贼短，犯了他们的大忌，因一沉脸道：“你别管贼不贼，你且说，你乐意不乐意吧？”彭爷忙答道：“你这不是多问吗？想俺彭勃，乃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焉能跟你们这般下作的贼匪在一处呢？”女子一听，贼上头又加字儿了，还是下作的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因冷笑一声道：“不乐意呀，恐怕由不得你了。”彭勃一听，遂霍的站起身来，把双睛一瞪道：“怎么讲？”女子不慌不忙，微微冷笑道：“管教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。”彭勃听了一点头道：“好，我还正要拿你呢。”说着往前一上步，劈胸一把，要把女子抓住。在彭爷的心里想，这样柔弱的女子，还有多大的能为吗？故而全未在意。焉想到那女子，并不慌忙，见他掌到，微往旁一侧身，猛一伸手呼的一把，就把彭爷的腕子捋住。彭爷大惊，呀的一声，忙用力往外拽，女子更不慌忙，只用力一扣他的脉门，娇声喝道：“教你动。”彭爷就觉他手指所扣之处，如钢钳卡住，立时半身麻木，一动也不能动了。女子笑问道：“你走的了吗？”随喝命丫头：“给我绑上。”丫头答应了一声，忙取绳向前，把彭爷二臂一拢，彭爷觉得这两丫头力量，也非同小可，打算挣扎是万万不能的，被人家像鹰拿燕雀一般，立时把二臂拴牢，推他仍坐在椅子上，绳儿捆在椅背上。彭爷到了此时，也就无可如何。只

有低头不语，暗惊这女子武技之高。白雪笑道：“现在你还走的了吗？说痛快的吧，你是乐意不乐意？”彭爷往起一正面道：“女淫贼，你休生妄想，你家太爷既然被擒，有死而已，你及早给我一个快当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我可要口出不逊了。”女子一皱眉，随笑道：“你也不留一点口德呀，我尚是未出闺的处女，你怎么骂我女淫贼呢？”彭勃听了，哈哈一阵狂笑，连连啐道：“呸呸呸，有你这样的处女，别没羞了，你是狗淫妇，你是狗淫贼。”女子听了，勃然大怒，高声喝道：“彭勃，你住口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”彭勃遂答道：“嗯，量你也不敢。”白映玉又是一阵冷笑道：“我若痛快的把你杀了，岂不便宜你，丫头你去传话，把那女子给我带来了。”丫头答应了一声，遂转身出楼而去。映玉怒向彭勃道：“少时教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管教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装不了英雄，充不得好汉。”彭勃听了，只是冷笑，也不言语。

工夫不大，就听外面一阵楼梯响，门儿一启，走进许多人，彭爷回头观看，只见进来两个妇人，年纪都在三十多岁，非常精壮，俩人绑缚着一个女子，每人架着一只胳膊，脚不着地，似风一般的走过来。那丫头就跟在后面，细看那女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菊奴姑娘，不禁哦了一声，心中顿然明白，上了他们的当。那艾叶香，明明是我诱来的，事到如今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想着却见菊奴，抬头看见了彭爷，一脸上顿现出惊异神色，妇人把他架到女子面前，一撒手，菊奴遂吓通跪倒在地，口称寨主奶奶饶命。白雪叫道：“菊奴你回头看，在椅上坐的那人，你可认识？”菊奴回头看了看彭爷，随点点头道：“认识，他是我丈夫的朋友，彭老爷。”女子摇头笑道：“现在他不是你的朋友了，却是你的冤家对头哩。”菊奴怔了怔，不明白他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因呆呆的望着他。女子笑道：“你不要发怔，现在他要求我，教我打你，请想有这样的朋友吗？”说着遂向妇人高声道：“你吩咐外面预备了。”妇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女子又笑问菊奴道：“你知道他因为什么要打你

吗？”菊奴愕然，回头看了看彭爷，却见他正颜厉色的坐着，然而并不分辩，心里非常纳闷。因摇摇头道：“不晓得。女子又道：“谁教你不听话呢？你要是听话，他焉能打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菊奴听了这话，更是摸不着头脑，因连连摇头道：“我不明白。”女子笑道：“此时不明白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”正在说着，忽的门儿一启，那妇人翩然进来，回说已安排好了。白雪点了点头，遂令把菊奴带下去吧。”妇人答应，俩人把菊奴一架，转身下楼去，白雪遂笑问彭爷道：“请你到外边看看热闹吧。”彭勃也不理他，白雪向丫头一使眼色，二人会意遂忙向前，把彭爷连椅子带人搭起来，走出楼房放在楼里。彭爷往下一看，只见这院子，立着三根木头的支架儿，约有两丈来高，有四个年青力壮的大汉，跟那两个妇人，在木架底下，捆束菊奴，随喽喽一阵滑车子响，已把菊奴倒背手吊起来，脚离地三尺，把绳儿拴住了。菊奴虽然是个当娘子的，一向也是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个，早不禁喊呀起来。彭爷一咬牙，就听白娘子在背后笑，叫道：“彭老爷，你看太有意思啦。”彭爷一回头，只见他，就在自己的背后站着，因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也不言语。女子微笑，转头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放在彭爷身旁，白娘子挨着他肩下一坐，那四个大汉，每人手提一条皮鞭，都向上行礼。白娘子笑道：“你们吃过饭了吗？”大汉异口同音答道：“吃完了。”白娘子笑道：“有力气没有？”壮汉忙答道：“有。”白娘子点点头笑道：“好，你们给我打，每人先打他二十鞭。”壮汉忙答应，遂分四面站好了，先由一个大汉打，刷刷刷，那消三五鞭子，菊奴的衣裳就飞了花了，真是爹呀妈的喊起来。大汉哪里管他，更加着劲儿的毒打。眨眼二十鞭子完了，又换一个大汉打，这个人更狠，皮鞭子下去，跟着血就流下来了。就这一场打，把个菊奴打的，皮开肉绽，血肉横飞。先前还央告，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有嗷嗷的叫，真是狼嚎鬼叫一般，彭爷看着心里难过。一回头，见那女子，只是微微的笑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因

喝道：“淫妇，你打他是何用意？”白娘子斜眸看了看他，遂笑道：“什么用意也没有，我是看着玩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彭爷遂答道：“你赶快把他放下来便罢，如若不然，我可要骂你了。”白娘子笑道：“你敢，你要骂我，我也会打你。”彭勃大怒道：“喝，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妇，你就来打打你太爷来看，我看你有点儿不敢吧？”女子并不恼怒，反笑了笑道：“喝，说骂，张嘴就来呀，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，嘿嘿，漫说是你，就是多大的人物，若犯在我手里，也逃不过我的皮鞭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一身狗骨，能禁几下皮鞭。”说着遂眼望下面：“你们且住手。”壮汉一听，便停住了手，向上问道：“您有什么吩咐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你们且把那女子松下来，把这个姓彭的拉下去，教他替她挨这一百下皮鞭。”壮汉一声答应，便有两个大汉，飞步上楼，把彭爷解下椅子，扯下楼来。那两个大汉，早把菊奴松落下来，菊奴一见要打彭爷，遂大哭央道：“夫人，太太，寨主奶奶，你饶了他吧，你还打我吧。”大汉早把他掷到一旁，把彭爷吊起来。白娘子在楼上问道：“彭勃怎么样，我可要打了，你还敢骂我吗？”彭勃大喝道：“狗淫妇，你就打吧，姓彭的要皱皱眉，便不算好汉。”女子大怒，因一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好汉，有几块横骨，弟兄们，你们给我打，要使劲打，鞭子折了赶紧取去。”壮汉一声答应，遂举起皮鞭，照定彭爷身上，狠力的打下。就听叭的一声，彭爷连动也不动，却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打得好，你们再来打。”壮汉见了这般光景，不禁气往上撞，遂叭叭一连气儿就是三鞭子。彭勃点头道：“好，这才有点劲儿。”说着眼望着白娘子，微笑不语，这时那大汉的皮鞭，就赛雨点儿一般，狠命的抽打，顷刻之间，便打了个皮开肉绽，血肉横飞，彭勃始终微笑，真连眉头都没皱。菊奴见了这种情形，心如刀绞，因跪在地下，映求道：“寨主奶奶，你饶了他吧，他禁不得再打了，你还打我吧。”白雪点点头，心里暗暗佩服彭勃，口中不由己的赞了一声：“真是好汉子。”随喝命壮汉：“住手罢，把他

松下来，还把这个娘儿们吊上去打。”大汉一声答应，就把彭爷放下来。彭爷一听，还要打菊奴，遂破口大骂：“贼淫妇，万世不得人身的禽兽，你若不打死我，不是人类，是披毛带爪的畜牲。”白娘子听了，并不动怒，由他去骂，随吩咐，快把这个娘儿们给我吊起来打，大汉答应。遂把菊奴又吊起来，轮流的抽打，菊奴到了此时，就自豁出去了，把牙关一咬，由他们去打。谁知先前还咬着牙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哀声哭号。彭爷在旁边看着，真似刀扎肺腑，仍是不住的破口大骂。白娘子也不着急，也不理他，只喝命大汉用力去打，把个菊奴打的，真是狼嚎鬼叫，死而复苏，这么好几次。彭勃见了这般光景，心中未免难过，还是我害了她，若不是我一时气忿不出，掌打了吴金涛，她哪有今日之苦，看淫妇这种情形，我这里越骂人是越打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唉，真正气煞我，想着便低头不作声。白雪望着他一笑，因喝大汉停止。随笑问彭勃道：“你怎么不骂了？”彭爷抬起头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啦，算我栽了，只求不要打他。”白娘子笑道：“我就不明白，我打他碍着你什么事，你为什么这样心疼呢？”彭爷遂答道：“朋友之妻，他被难由我身上所起，你这打他我心里哪里忍得？”白雪笑道：“这话说的很冠冕，可是不能这么干净吧？”彭勃一皱眉道：“有什么不干净的？”白娘子笑答道：“他不是个婊子吗？”彭勃正色道：“他虽然出身微贱，可是现为我朋友之妻，我护卫他，就是敬重朋友，有什么不干净的，你既自称是未出阁的处女，说这话，未免与你的人格有失吧？”白雪脸一红，随道：“我不管什么人格不人格，只要打你。”彭勃遂答道：“你打我很好，只求你饶恕了他。”白雪笑道：“他我也不饶，我把你们俩人一块儿打。”彭勃一皱眉道：“他与你有什么仇恨呢？”白雪笑问道：“你与我有什么仇恨呢？”彭勃忙答道：“我骂了你了。”白娘子笑道：“我不恼，我最恼央求我的。”彭爷忍不住胸中怒气，大喝道：“随你吧。”说着扭头不语。白娘子笑了笑：“可是现在不打了，等一会儿才打哩。”



说着遂站起来道：“把彭勃暂押到后面去，把菊奴带上楼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说罢遂转身进楼去。壮汉一声答应，就把菊奴松下来，仍由二妇人架着，往楼上走。大汉来到彭爷面前叫道：“朋友，你是自己走，还是用我们架着？”彭爷遂道：“不必多说，你们在头前引路。”大汉哼了一声，遂俩人在前，俩人在后，夹持着彭爷往后走。

穿夹道儿来到后面，彭爷一看这一所院落，三面的房屋，门窗都很坚固，料是个禁人的所在。就见大汉，走上头间屋的台阶，把门开了，推着彭爷进来，打着了火亮儿，把墙上的壁灯点上，屋中倏然光明，彭爷留神一看，只见四方方的一间屋子，什么陈设也没有，这当中栽着五棵柏木桩，在桩上有铁环子。彭爷便知这是捆人的，大汉笑道：“你是英雄好汉，应该在当中这棵，请过去吧，还用我费事吗？”彭爷哼了一声，也不言语，便走到木桩前，转身一站，大汉就把彭爷，捆在木桩上。将然捆好，忽听外面有脚步声。大汉遂问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外面答应了一声：“我，你们出来。”大汉答应，遂都走出去。彭爷就听他们在窗下，低声说话，随听得一阵脚步声，都奔前边儿走了。沉寂半晌，忽见外面灯光闪烁，又有人来了，随见门儿一启，进来了三个人，前面丫头，打着灯笼，后面丫头，搀扶着一个人，料想必是那白娘子了，便把眼闭上。只听他们三个，姗姗的来到面前，忽然叫道：“彭老爷。”彭勃一听，却是菊奴的声音，不禁心中纳闷。忙睁眼观看，可不是菊奴是谁，却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把一位美英雄，可就给怔住了。心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莫非我是作梦吗？想着就见菊奴，蛾眉紧皱，然道：“彭老爷，你为我受了这样的苦楚，我的心都已经痛碎了，教我怎么对的起你呢，怎么对的起你家的太老爷呢？”彭勃一听，遂正色道：“你先等等儿，你倒是怎么回事，来此何为？要从实的讲来。”菊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，问我是怎么回事，究竟我也是糊哩糊涂，自从我跟你兄弟，回到家里，当晚就同宿在

西跨院上房屋里，天约在三鼓时分，我夫妻将才睡熟，忽听外面，人声吵嚷，就把我二人，又由梦中惊醒，细听那吵嚷之声，竟好似有匪徒入院，要行抢掠的光景。您兄弟就慌忙起床，将要到外面去看，谁知有许多的匪徒，已破门入内，各持刀枪，也不容我夫妻分说，就把我二人绑缚了便走，任你喊破了喉咙，也没有一个人来救。一直架出大门，在门外停放着一辆轿车，把我二人扔在了车上，车子就走起来，走了有好多的时候，就来到这里，车子停住了，有几个年青力壮的妇人，把我由车上架下来，那些匪徒，却一个也不见了，妇人就推着我，去见本山的山主，就是那白娘子。我看他那情形，以为他是压寨夫人，谁知不是，却还是一位大姑娘。他见了我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就吩咐把我禁在楼下小屋里，吃喝一切，倒是什么也不缺，可是我心里很纳闷，也不晓他们，把子永弄到哪里去了，问那些妇人时，他们也不肯说，只是望着我笑。后来丫头来了，说小姐要提我去问话，我再上楼时，就见您在那儿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”彭爷听了点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是他何故又把你释放呢？”菊奴遂道：“他说，他跟我无仇，跟您也无恨，不但放我，连您，带您的兄弟湛子永也都放，只是他对你却有一件要求。”彭爷听了遂道：“呕，他有什么要求呢？”菊奴忙答道：“他现在虽为山寇，当初也是名门之女，此刻尚待字闺中，因仰慕你的英才，情愿许字你身旁，侍奉箕帚，但不知彭爷你老的意下如何？”彭爷听了，不待他说完，哈哈一阵狂笑，遂叫道：“弟妹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早知他的用意，想我奇男子，大丈夫，焉能要他贼女为妻，你去对他说，教他死了这股子心吧，我头可断，志不可移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于他，打算教我应从那件事，是万万不能的。”菊奴怔了怔道：“你要是不应，我们就都不能活了。”彭爷遂笑道：“大丈夫，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你只管去对他说，我听候一死就是了。”菊奴一皱眉随道：“彭老爷，你的英雄壮志，我本不该再以私情相逼，只是我死不足惜，你可知